

现代中国小说卷

文學自修叢書之十

現代中國小說選

林 翰 文 編

上海

中國文化服務社

1936

序

近十年來中國文學的成績，以短篇小說的數量爲最繁，亦以短篇小說的成績爲最大。他如詩歌與戲劇都不甚可觀。小品散文的量，亦沒有超越的特色可言。如果說中國近十年來的文壇在文學史上有不朽的光榮，那可以說完全是短篇小說撐持起來的。

要介紹十年來的短篇小說，真是一件最困難的事。舉作家，至少有一百個以上好舉，舉作品，至少有兩百部以上好舉。我們如果沒有讀盡現代的小說，則當然不能作詳細的介紹和批評。

好在我們現在並不是在做現代文學史，並沒有作十分詳細的介紹和批評的必要；我們現在最大的目的，是想指示給大衆以十年來短篇小說的精華，拿這部分精采的短篇小說來代表中國現代文學的特色。所以我們不能不採取比較嚴格的選擇，對於大部分的作者不能不割愛。據我個人的觀察，值得我們讚美而加以介紹于大衆的短篇小說作家，至少有下列四十幾位：

魯迅

著吶喊，彷徨等；

郁達夫

著寒灰集，鷄肋集，過去集等；

葉紹鈞

著隔膜，火災，線下，城中，未厭集等；

茅盾

著野蕪微等；

冰心

著超人，往事等；

張資平

著愛之焦點，不平衡之偶力，雪的除夕，梅嶺之春等；

沈從文

著鴨子，密柑，入伍後，從文甲集，從文子集等；

王統照

著春雨之夜等；

羅黑芷

著醉裏，春日等；

許傑

著慘霧，子卿先生等；

馮文炳

著竹林的故事，桃園等；

許欽文

著故鄉，毛線襪，幻象的殘象等；

滕固

著壁畫，死人之嘆息，迷宮等；

章克標

著銀蛇等

徐震村

著古國的人們等

黎錦明

著烈火，破壘集等

章衣萍

著情書一束等

葉開洛

著白癡等

葉靈鳳

著女媧氏之遺孽等

王以仁

著孤雁等

倪貽德

著玄武湖之秋，東海之濱等

落華生

著綴網勞蛛等

郭沫若

著橄欖等

王魯彥

著黃金，柚子等

周全平

著煩惱的網，樓頭的煩惱等

胡也頻

著聖徒，活珠子等

她的作品處處都是表現着最優美的女性風調，令人讀了幾疑此身不在人間。張資平的小說專寫多角戀愛，富於材料的興趣，但藝術的意味並不濃。沈從文的短篇小說最多，其筆調簡明清新，自創一格，頗多佳作。

以上所舉七個作家，是在當代小說界最負盛名的，也是我們樂于向讀者推薦的。

此外如王統照，羅黑芷，許傑，馮文炳，許欽文等，他們的作品都特別注重藝術描寫的工細，似乎有些接近魯迅或葉紹鈞的作風。滕固，章克標，黎錦明，章衣萍，葉鼎洛，葉靈鳳，王以仁，倪貽德等，他們的作品都特別以材料的刺激與趣味見長，頗傾向于郁達夫或張資平。又如郭沫若，落華生，王魯彥，周全平，胡也頻，汪靜之，胡雲翼，劉大杰，孫席珍，趙景深，蹇先艾，施蟄存，彭家煌，李健吾，杜衡，敬隱漁等，他們的作品都各有其特色，恕不一一加以介紹了。至于女作家之有名者，尚有沅君，廋隱，丁玲，凌淑華，陳衡哲等，她們的作風也各自不同。如果讀過她們的作集，各個的作風都很容易領會出來的。

文心社的朋友們費了許多鑑賞選擇的時間，編成這部現代中國小說乙選，我以為是很可以代表現代中國短篇小說之精華的。他們所舉的作家與我上面所講的作家只是小

有差異。所選的作品都是水平線上的作品。這樣一部精粹的選本，我覺得與前A.L.社所編的現代中國小說選是同樣合宜于中等以上學校作文藝方面的參考讀物。故我很高興將我對於十年來短篇小說界的一點小意思寫出來以爲之序。

林希文二十十三。

汪靜之

著父與女等

胡雲翼

著愛與愁，西冷橋畔等

劉大杰

著渺茫的西南風，昨日之花等

孫席珍

著花環，到大連去，女人的心等

趙景深

著桐子花，球等

塞先艾

著朝露等

施蛰存

著娟子姑娘等

彭家煌

著茶杯裏的風波，慘重等

李健吾

著西山之雲等

杜衡

著石榴花等

敬隱漁

著瑪麗等

沅君

著卷施等

廬隱

著海濱故人，曼麗等

丁玲 著在黑暗中等；

凌淑華 著花之寺，女人等；

陳衡哲 著小雨點等；

在這四十多位的現代作家中，我以為最值得推薦的莫如魯迅。他的觀察能鑽入世態人心的深處，而洞燭隱微，其筆又尖刻，又辛辣，能曲達入微，描寫最為深刻。他的小說簡直就是一面人生的照妖鏡。所著吶喊等集，實可列于世界文學之林而不朽。最受青年歡迎的，又莫如郁達夫。他的描寫永遠是一個傷感的青年的叫喊，最能刺激起青年的同情。在這位作者的筆下，是無事不可以公諸大衆的，總是寫得痛快淋漓。他的文字又極其流暢，若行雲流水之自如，能吸引讀者的觀感。故其作品最風靡一時。葉紹鈞是一位誠篤樸實而努力不懈的作者，他的作品很多而絲毫不草率。處處細細琢磨，描寫細膩暢達，沒有一篇不是精心之作。茅盾的文筆似不如葉紹鈞的細密，然就其整個的作風說，則比葉氏更為活潑而美麗。選的題材也較為有趣。所寫的大都是作者理想的典型人物，表現時代性極濃。冰心女士以詩人赤子之心，提一枝珊瑚似的筆，來寫母親與孩子之愛，寫海的生活，她的小說幾乎就是詩。

目次

上卷

謝冰心：別後·····	一
凌淑華：酒後·····	一一
丁玲：夢珂·····	三〇
陳衡哲：絡繹思的問題·····	九四
沉君：旅行·····	一〇四
黃廬隱：房東·····	一二六
王魯彥：童年的悲哀·····	一三八
胡也頻：一對度蜜月去的人兒·····	一七四
許地山：·····	一九七

王以仁·流浪·····二四〇

許傑·改嫁·····二六一

周全平·落霞·····二八二

葉靈鳳·姊嫁之夜·····二九八

張資平·梅嶺之春·····三一一

下卷

胡雲翼·瀟湘暮雨·····三四一

成仿吾·一個流浪人的新年·····三五三

葉紹鈞·春光不是她的了·····三六一

郁達夫·茫茫夜·····三九三

魯迅·祝福·····四三七

茅盾·自殺·····四六〇

郭沫若·十字架·····四八四

滕固·壁畫·····五〇五

孫席珍·火和鐵的世界·····五二五

馮文炳·桃園·····五五一

溜子·禍水·····五六五

沈從文·密柑·····五八九

趙景深·失散·····五七九

章衣萍·愛麗·····六〇八

羅黑芷·胡胖子請客·····六二一

許欽文·瘋婦·····六三三

周樂山·春桃·····六四二

李健吾·紅被·····六六三

梁實秋·苦風淒雨·····六七三

王統照·遺音·····六八四

敬隱漁·寶寶·····六九七

別後

謝冰心

舅母和他送他的姊姊到車站去，他心中常常摹擬着的離別，今天已臨到了。然而舅母和姊姊上車之後，他和姊姊隔着車窗，只流下幾點泛泛的眼淚。

回去的車上，他已經很坦然的了，又像完了一件事似的。到門走入東屋，本是他和姊姊兩個人同住的小屋子，姊姊一走，她的東西都帶了去，顯得寬綽多了。他四下裏一看，便上前把糊在玻璃上，代替窗簾的，被爐煙薰得焦黃的紙撕了去，窗外便射進陽光來。平日放在窗前的幾個用藍布蒙着的箱子，已不在了，正好放一張書桌。他一面想着，一面把窗臺上許多的空瓶子都檢了出去。——這原是他姊姊當初盛生髮油雪花膏之類的——自己掃了地，端進一盆水來，挽起袖子，正要抹桌子，王媽進來說，「大少爺，外邊有電話找你呢，」他便放下抹布，跑到客室裏去。

「誰呀？」

「我是永明，你姊姊走了麼？」

「走了，今天早車走的。」

「我想請你今天下午來玩玩。你姊姊走了，你必是很悶的，我們這裏很熱鬧……」

他想了一會子。

「怎麼樣？你怎麼不言語？」

「好罷，我喫完飯就去。」

「別忘了，就是這樣，再見。」

他掛上耳機，走入上房，飯已擺好了，舅母和兩個表弟都已坐下。他和舅母說下午要到永明家裏去，舅母只說：「早些回來。」此外，飯桌上就沒有聲響。

飯後待了一會子，搭訕着向舅母要了車錢，便回到自己屋裏來。想換一件乾淨的長衫，開了櫃子，卻找不着，只得套上一件袖子很瘦很長的馬褂，戴上帽子，匆匆的走出去。

他每天上學，是要從永明門口走過的。紅漆的大門，牆上露出灰色石片的樓瓦，但他從來沒有進去過。

到了門口，因為他太矮，按不着門鈴，只得用手拍了幾下，半天沒有聲息。他又拍了幾下，

便聽得汪汪的小狗的吠聲，接着就是永明的笑聲，和急促的皮鞋聲到了門前了。

開了門，僕人倒站在後面，永明穿着一套褐色絨繩的短衣服，抱着一隻花白的小哈巴狗。看見他就笑說：『你可來了，我等你半天！』他說：『那有半天？我喫過飯就來的。』一面說，兩人拉着便進去。

院子裏砌着幾個花臺，上面都覆着茅草。牆根一行的樹，只因冬天葉子都落了，看不出是什麼樹來。樓前的葡萄架也空了。到了架下，走上臺階，先進到長廊式的甬道裏。牆上嵌着一面大鏡子，旁邊放着幾個衣架。永明站住了，替他脫下帽子，掛在鉤上，便和他進到屋裏去。這一間似乎是客室，壁爐裏生着很旺的火。爐臺上放着一對大磁花瓶，插滿了梅花。靠牆一行紫檀木的椅桌。回過頭來，那邊窗下一個女子，十七八歲光景，穿着淺灰色的布衫，青色裙兒，正低頭畫那鋼琴上擺着的一盆水仙。旁邊一個帶着輪子的搖籃正背着他。永明帶他上前去，說：『這是我的三姊瀾姑。』他欠了欠身，瀾姑看着他，略一點頭，仍去畫她的畫。永明笑道：『你等一等，我去知會我們那位了事的小姐去。』說着便開了左方的門，向後走了。他只站着，看着壁上的字畫，又看瀾姑。側面看去，覺得她很美，橢圓的臉，秋水似的眼睛，

作畫的姿勢，極其閒散，左手放在膝上，一筆一筆慢慢的描，神情蕭然。

他看着忽然覺得奇怪，她畫的那盆水仙，卻是已經枯殘了的，他不覺注意起來，——瀾姑如同不知道屋裏有人似的，仍舊肅然的畫她的畫。

後面聽見笑聲，永明端着一碗漿糊，先走進來。後面跟着一個女子，穿着青蓮紫的綢子長袍，襟前繫着一條雪白的圍裙，手裏握着一大捲的五色紙。永明放下碗，使道：『這是我的二姊宜姑。』他忙鞠躬。宜姑笑着讓他坐下，一面挽起袍袖，走到窗前，取了一把裁紙刀，一面笑道：『我們要預備些新年的點綴品，你也來幫我們的忙罷。』她自己便拉過一張椅子來，坐在中間長圓桌的旁邊。

他忸怩的走過去，站在桌前。永明便將宜姑裁好了的紙條兒，紅綠相間的黏成一條，很長的練子。他也便照樣的做着。

宜姑閒閒的和他談話。他覺得她那紫衣，正襯她嫩白的臉，頰上很深的兩個笑渦兒。濃黑的頭髮，很隨便的挽一個家常髻。她和瀾姑相似處，就是那雙大而深的眼睛，此外竟全是兩樣的。——他覺得從來不曾見過像宜姑這樣美麗溫柔的姊姊。